

舌头 红豆鸳鸯雨 玩古 乡村版文学 酷厨 温暖的词语

雷抒雁 著 答问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答问

明代学者李贽在《焚书》中写道：『学人不疑，谓之大病。唯其疑而屡破，故破疑即是悟。』妙，『破疑即是悟』。这是李贽悟出的道理。所谓『觉悟』，乃佛家语也；『提高觉悟』，则是被引入政治。看来，人要提高觉悟，还是要多疑多问；而那『答』，既不可虚头滑脑，似答未答；亦不可顾左右而言他，更不可像老太太编故事虚与应答，得『说真话』，如巴金所说的那样，才会有益。

雷抒雁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答问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答问 / 雷抒雁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6.6

ISBN 7-5008-3667-8

I. 答... II. 雷...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5190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: 150 千字

印 张: 14.5

印 数: 1-7000 册

定 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那老爷子真是智者，临终前还忘不了说点哲学。他把儿子唤到床前，张口问道：“看看，什么在，什么无？”儿答：“牙已无，舌还存。”那意思十分明白，刚者已折，柔者长存。

答 问	3
游 戏	6
野 教	9
舌 头	13
认识另一个自己	15
伤 逝	18
攻 防	23
名字的幽默	26
人生隧道	29
书生意气	32
“胎教”质疑	34
神谕·天机与幽默的智慧	37
奋斗，成功者的钥匙	40

历史的尘沙，让人不敢回头，多少创造，多少建筑，都沉沉地埋进了黄沙。那古楼兰的繁华强盛，让唐帝国如芒刺在背，边塞诗句“不灭楼兰誓不还”唱的是决心，也唱的是艰难，唱的是牺牲。可是如今，我们只能从那漫漫黄沙下坍塌的土丘推认当时的建筑，从未朽的枯骨分辨远去的古人。

红豆鸳鸯雨	45
寻找“戒石铭”	49
历史的流沙	53
时间的品格	56
飘逸的诗魂	60
白了少年头	64
“读书”与“视书”	68
“杏花”案	71
思有邪	75
葬仪——“薄”、“厚”之争	78
沧浪之水	83
美是不能模仿的	86

关中人大碗不叫大碗,叫“老碗”。说“老”,不是指其用久积陈,极言其“大、重、憨”!又因其碗下把儿长,便于把握,也叫“把把老碗”。在这些面馆、泡馍馆里,你常常看不见吃饭人的面目,只见一座座大老碗在晃动,但听阵阵吸吸拉拉的进食声。

非“老碗”不行……	91
乡村版文学……	95
温暖的词语……	98
嚼字:从“炊饼”到“奢侈”……	116
“公”字浅说……	120
“滞人”……	124
语言的活化石……	127
先生者“先醒”……	131

那水不似在流动,却似跳跃而行。你能想出一群山里女子,自由、烂漫,嬉戏于溪畔山间。喊喊喳喳,说些小女子的悄悄话。猛然,又憋不住爆些清脆的笑声;在山势突转之处,水势跃落,又像女子放声扯嗓,唱山野不羁的谣曲。

一袭青衣……	137
品味自然……	139
山下……	142
扫云……	145
水淫……	148
木妖……	153
屠龙之河……	159

玩古,玩的是时间差。一块铜镜,一片瓦当,在秦在汉,极为普通,便是工艺再巧,也是日用而已。千年之后,成了稀罕之物,那工艺今天也能仿能造,不值钱了,叫赝品。拿在手里,缺了时间上的差别,就没有了一种历史感,没有一种沉甸甸的沧桑记录。没有这些,也就产生不了想像,趣味也便索然了。所谓“雅”,正是雅在物外,由物展示和焕发出的想像美。

人想出名猪想壮……	165
瞧你那点出息……	169
消费时代的爱情……	172
有道狗儿无道猫……	175
大师的污点……	178
玩古……	181
酷厨……	184
奢床……	186
鱼和熊掌……	190
饥饿是什么滋味……	194
忒弥斯的天平……	200
大街上的“毛古斯”……	204
日本好人……	208
手的意象……	212
“关系”释义……	216
附录:智慧的思……	219

舌头

那老爷子真是智者，临终前还忘不了说点哲学。他把儿子唤到床前，张开口问道：“看看，什么在，什么无？”儿答：“牙已无，舌还存。”那意思十分明白，刚者已折，柔者长存。

答 问

有一次,我和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聊起家乡的风土人情。我说有些地方人情不实在,从问话答话里就看得出。比如说,你去他家串门,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你:“吃饭了没有?”你以为是关心你。此时早饭已过午饭未到,便随口说:“还没吃!”他立即表现出一副惊讶的样子:“都啥时候了,你还不回去吃饭,真有饿受,也不怕得胃病!”可你要是回答说:“吃过了!”他马上就会埋怨你,很真诚地指责你虚假,不诚实:“怎么到家来,还吃了饭来!怕我供不起你一顿饭?”你看,怎么回答都不行,都是你不对。其实,他就是不想管你一顿饭。

陈忠实说,这还不算虚假,关中东府地区,有些人更“鬼”,永远甭想跟他问出实话,可他永远都在虔诚地回答你。你看见他从东边过来了,一碰面,总得寒暄几句。便问:“到哪达去啦?”他答:“到咻达去啦!”嘴一歪向着东边。再问:“干啥去啦?”他热情地答道:“弄了个啥!”你又问:“要到阿达去?”他嘴向西边一努,答:“去咻达!”再问:“做啥去?”回答:“有个事。”

忠实笑着说:你看答得妙不妙,你的问话句句都回答了;细一想,又一句都没回答。

这回答确实让人哭笑不得。但转念一想,问话也太直接了,也许人家

正有难言之隐,不愿意告诉你。古人也有类似回答,被喻为“经典答问”。问:“从何处来?”答:“从来处来!”问:“到何处去?”答:“到去处去!”虽说是实问虚答,但上升到“形而上”,倒有了些哲学意味。

人从何处来,要到何处去?真是一个玄虚的古老命题。虽说答生答死也不为错,但再要深问一下生前死后,就都很茫然了。

我小时问过妈妈,我是从哪里来的?妈妈编了很长一段故事,说我的亲娘是一个讨饭的女人。有一天,那女人走到我家门前,说她好几天都没吃饭了,怀里这孩子怕也活不了啦,求我们给她两个馍,就算是用这孩子换的。妈妈说,我们看那讨饭的女子又肮脏又可怜,再看那孩子长得怪心疼人的,就给那女人几个馒头,把孩子留下了。你就是用三个馒头换的。我当然不信这故事。妈妈说,你以后再不听话,那讨饭女人来,我们就不要你了,跟你亲娘讨饭去吧!

那时年龄小,以为这是真的,生怕妈妈不要自己了,一听说讨饭的,便以为说自己,就哭就叫。那时是解放前,讨饭的人多,每天走一拨来一拨。我害怕真碰见自己的“讨饭亲娘”,看见讨饭的,远远地就跑回家,关上大门。有几次甚至爬到炕上,拉开被子藏起来。

后来渐渐长大,才知道妈妈编这故事,是要回避“人从哪里来的”,这个难以出口的怪问题。

几十年后,我有了儿子,小时留在家乡由奶奶带。大约长到三四岁,儿子又把我当年提出的问题,提给奶奶:“人是从哪里来的?”这回奶奶不说是“讨饭女人”送的,因为讨饭的少了,孩子也不信了。老太太又“创作”了一个新故事。说,有一年泾河发大水,我们到河边去捞洪水冲下的树木柴火,看到一个木盆里放着一个孩子,就捞上来。孩子长得白白胖胖,就养起来,那就是你。

每当老太太讲这故事逗孙子,我总在一边笑。老掉牙的故事,大约是从唐僧取经,岳飞抗金一些传说里“抄袭”来的。虽说儿子和当年的我一般大小,听这故事却不哭也不信,只是把头摇得像拨浪鼓,说:骗人!骗人!

偏偏也巧,有一天,母亲抱着孙子去邻居家串门,正赶上那家妇女要生孩子,偏偏丈夫又不在家;女人疼得在炕上哭爷喊娘地叫。母亲一见着

了急,放下孩子,撒腿就去找村里的接生员。等接生员赶到,婴儿的头已经伸出来了。俗话说:人生人吓死人。接生急于救火,大人们都围着那产妇忙碌,却忘了我那儿子在一边呆呆地歪着头参观。等一切忙完,母子平安,才想起这里还有一位男性小观众。

自那以后,奶奶再也骗不了孙子。再说从河里捞下的,孩子断然反驳:不对,是妈妈从屁股拉出来的,我看见啦。

这回答自然不够确切,位置有些差错。不过孩子总算知道人是母亲生的,大体是对的。这似乎印证了“眼见为实”,或者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”这些高深理论。

我有时想,世界上有多少事其实很难做到巴金老先生讲的那样“说真话”。至少在孩子问父母“人是怎样生出来的”时候,没有多少人能如鲁迅先生那样,一家三口赤裸着坐在浴盆里,指着“那话儿”,给孩子讲性交,讲怀孕,讲生育。

我问过周围的朋友,敢不敢像鲁迅那样真说真做。朋友笑着直摇头,说:当初住房紧张,一家三口睡一张床,晚上想和老婆亲热一下,得等到孩子睡了,蹑手蹑脚,屏住呼吸,做贼一般。有一回,动静大了点,孩子被惊醒,一骨碌爬起来直喊:“地震啦!地震啦!床在晃。”也有朋友说,现在孩子成熟早,什么都知道,上幼儿园就交女朋友,用不着问父母,电影呀,电视呀,天天都在给他们启蒙。

不过奇怪的是倒过来了,回答者不敢说真话,反而怨提问者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,学坏了。坏念头。弄不好脑袋上会拍你一巴掌。

学问,学问。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“问”开始的。要想“学”,就得“问”;要想学到真东西,就得提出真问题。有“疑”,有“惑”才会问;正确的“答”,是“释疑”,“解惑”。

明代学者李贽在《焚书》中写道:“学人不疑,谓之大病。唯其疑而屡破,故破疑即是悟。”

妙,“破疑即是悟”。这是李贽悟出的道理。所谓“觉悟”,乃佛家语也;“提高觉悟”,则是被引入政治。看来,人要提高觉悟,还是要多疑多问;而那“答”,既不可虚头滑脑,似答未答;亦不可顾左右而言他,更不可像老太太编故事虚与应答,得“说真话”,如巴金所说的那样,才会有益。

游 戏

游戏,其实就是玩。

一个不会游戏的人,大家总会觉着他的生活有点枯燥;而过些日子如果不去玩一玩,你也许会觉得生活太憋闷了。

大人有时会说:怎么那么贪玩,孩子似的!以为玩儿只是孩子的专利,或者以为孩子玩才可以得到宽容和认可。

是的,少年时代除了学习便是游戏。及至你成年,或者衰老,那些课堂上的子曰诗云、公式数据早被岁月的风吹得烟消云散了;儿时的同伴也各自东西,难得一见,留给你的记忆常常只有儿时的游戏,甚至你的同伴也只有在梦里的游戏中才得以重聚。

家乡的打麦场是我儿时与同伴游戏的惟一去处。我总忘不了那些响彻夏夜的儿歌和应和着儿歌的“闯城”游戏。

先是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当上首领,然后面对面、胸贴胸伸展开手臂比一比长短,长的便先来点将。长长地排成一行的兵将们,高高矮矮、男男女女,先点的取奇数,1、3、5、7、9……余下的偶数,就一并归了矮个子,即手臂短的将领。

两个将领分别带着自己的队伍,离开二三十米远,列开阵势。先点将

的一方为攻,后点将的一方为守。然后,闯城开始,儿歌互答:

嘀嘀铃,跑马城。(守方唱)

马城开,叫谁来。(攻方唱)

金打锁子银打开,

叫你英哥攻城来。(守方唱)

攻方出一名将士,向守方跑去;守方手挽着手组成人墙,如攻方撞开手臂,为胜;撞不开,就只有做俘虏。儿歌声重起,依次又一个来闯城。

歌声此起彼伏,高亢嘹亮,脚步踏踏,如同跑操,搅得宁静的夏夜,热闹非凡。这种游戏,大概起源于士兵的健身活动,既锻炼了身体,又增长了智力,还培养了同心合力的群体精神和敢冲敢拼的勇敢精神。每每玩得不知回家,等着母亲三番五次吆喝,才拖着疲惫的身体,带着一身臭汗回家去,洗脚的时候已是哈欠连天了。

儿时的游戏还多得很,乡村的孩子总是和土地、树木、花草、昆虫、禽类交着朋友,比起现时城里的孩子来,玩得不知要丰富有趣多少倍。

长成大人,慢慢淡忘了玩,为了工作、为了功名、为了衣食,每天都安排得密不透风。一回想起儿时,就觉得那时简直是在天堂上过日子,贫穷的困境倒忘得一干二净。

最近翻阅外国的书,读到德国大诗人席勒的一段话,惊出一身冷汗。他说:“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,他才游戏;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,他才是完全的人。”

这简直是给不游戏的人“上纲上线”了,至少说你不是“充分的人”、“完全的人”。看来,玩儿不只是属于孩子们了。古人说:“玩物丧志”。我想,大概是指那些沉溺于游戏不务正业,或者参与了不利于身心健康和社会文明的游戏吧!

做了诗人,常常为灵感姗姗来迟苦恼。每逢此时,便跑出去,玩一玩,轻松一下,结果好像马上就被开启了心智,意想不到的佳句就会涌向笔下。游戏不只给人轻松,还给人以思维的灵动和工作的激情。

我总担心,那些从三几岁就开始背诵枯燥数字和诗文的孩子,他们的

心灵如何承受得了那么大的压力。也许这压力会影响他们一生,使他们感到人生原来是这样没味道。大多数外国人总觉得日本人是工作狂,是经济动物。日本人中年猝死和少年自杀人数那样多,是从反面给人类提了个醒。

我说了这么多话,只是想告诉孩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:别忘了玩!到了你们当爷爷提鸟笼上公园玩时大概就晚了一点。

野 教

儿子天资聪颖,三岁就爱串门。东走走,西望望,看什么都新鲜。

走到西邻,见老爷爷蹲在墙根儿抽烟。老爷爷眯着眼,像是睡着了,黄铜烟锅里红光一闪一闪,浓重的烟气从老爷爷的嘴里一缕一缕吐出来。

儿子看得有趣,蹲下身子,傻了眼地看,鼻子里嗤嗤地吸着鼻涕。

老爷爷睁开眼,见是这小子,笑了。

“叫爷爷。”老爷爷说。

“爷爷。”儿子很乖,嘴也甜。

儿子穿开裆裤,叉开双腿蹲着,如果是大人,这姿势肯定很不雅。

老爷爷一伸手,就捉住了儿子的小鸡鸡。

“这是啥?”老爷爷开始逗孩子。

“鸡鸡。”儿子说。

“不对,是牛!”老爷爷更正说。

“牛?”儿子不解。

“对,牛!干啥用?”老爷爷又问。

“撒尿。”这个儿子知道。

“不对!”老爷爷像严厉的老师。

“……”儿子又不解，翻起眼睛看老爷爷。

“犁地。”老爷爷很有耐心。

“犁地？”

“对！犁地！”肯定了之后，老爷爷又问，“勤牛，还是懒牛？”

儿子想起人家夸爸爸总说“勤快”。可见“勤”一定好，便说：“勤牛！”

老爷爷呵呵笑道：“好！勤牛！一天犁多少地？”

“一大片。”儿子不知道怎么表述土地的大小，站起身来，伸开胳膊，一转身三百六十度。

老人笑得弯下腰，咳嗽得双手颤抖，烟袋伸不到嘴里，断断续续听得出“好！好！”那样子让人害怕，儿子一撒腿跑了。

儿子又到了东邻。

老婆婆正坐在屋檐下纳鞋底。见那银针一进一出，一闪一亮；听老婆婆嘴里还小声哼唱着什么歌，儿子又蹲下来，傻了眼地看着，听着。

儿子穿开裆裤，永远是叉开双腿蹲着。三岁孩子才不管这姿势雅不雅。

见眼前来了个小观众，老婆婆停下手里的活儿，脸上乐得像一朵花。

“叫奶奶！”老婆婆开始逗孩子。

“奶奶。”儿子叫得很甜。

“来，奶奶问话。”老婆婆说着，把手伸到儿子的腿下。

“这是啥？”老婆婆问。

“鸡鸡。”儿子刚这么回答，又想起西邻老爷爷的话，忙改口说：“牛！”

“啥牛？”

“勤牛！”

“不对！”老婆婆听完回答，像一位严格的老师，一本正经地要更正学生的错误：“这是药。”

“药？”孩子更茫然了。

“对！药。”

“什么药？”儿子问。

“这叫姑娘药。”老婆婆满眼都是笑意，不过那笑有些怪异。

“……”儿子不懂。

“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谁家姑娘害了病,不想吃饭,不想干活,要治病就得吃你的药。”老婆婆很有耐心地说着,像是说给孩子,又像是说给自己。

“吃药?”儿子有点怕了。

“对!”老婆婆点着头。

“不吃!不吃!”儿子开始有点哭腔了。

“不是给你吃!是吃你的!”老婆婆开始哄孩子。

听说要把自己当药吃,孩子一下子站起身跑走了,嘴里一边喊着:“不给!不给!”

身后是老婆婆哈哈大笑声。

儿子长到六岁,早不穿开裆裤了。该上学了。先一天父母亲就把书包给整好了:一只铅笔盒,两个本子,还有两本课本。

早晨起床、洗漱、吃饭,之后,父亲拉着儿子的手就要出门。母亲一把拽住说:“再撒一遍尿,别去学校找不到厕所尿裤子。”

路上,爸爸说:“到学校要听老师话,好好念书。”

儿子问:“念书干什么?”

“认字!”父亲说。

“认字干什么?”

“学知识。”

“学知识干什么?”

“上中学、上大学,读博士,出国。”

“出国干什么?”

“挣大钱!”

开始一问一答,儿子觉得还有趣,好玩,说到“挣钱”,儿子便认真了。

“挣钱干什么?爸爸不是有钱么?”儿子翻着眼睛仰视爸爸的脸。

“明几个爸爸老了,挣不了钱,你挣钱养爸爸呀!”

“爸爸会变老?”

“谁都会老!”

“头发像老爷爷那样白?”

“对!”

“牙齿像老奶奶那样掉了?”

“对!”

“爸爸为啥老?”

“累呀! 要工作,挣钱供你上学呀!”父亲不耐烦一问一答,就把儿子可能要问的问题全答了。

儿子听着,便不走了,低着头不说话。父亲催他快走,别迟到了。

“我不上学了。”儿子说。

“不上学了?”

“这样,你就不用挣钱供我上学,不挣钱,就不会累;不累,就不会老。我不要爸爸老!”儿子很会推理似的,说得父亲不知怎么应答。

也许是一时没想出来怎么回答儿子,父亲脸一沉,说:“快点走,别啰唆!”

一晃,二十多年过去了。如今儿子已经有了儿子。西邻的老爷爷,东邻的老奶奶早都过世了。父亲不久前也一病再没起来。想起那些人,那些事,以及他们说过的这些话,他觉得有趣,又觉得有些伤感。这些童稚时期的“野外教育”,叫人难以忘怀。